

沧海一粟

□汤礼春 文/图



我们那个时代的婚恋

男女比例是7:1,一个女孩就有一个班的男生在后面追,我在这批“知识青年”中年龄最小,只好“望洋兴叹”,把对爱情的憧憬转化为对诗歌文学的执著。

然而,就是对诗歌的爱好给我带来了爱情上的机遇。

1977年,我创作的诗歌开始频频出现在地区的小报上。县文化馆一位干部通知我参加“创作培训班”,在这里,我认识了陈君,并和他很快成为知己。陈君得知我还没有女朋友,就想给我介绍一个同样爱看书的女孩。

1979年7月的一天,我和陈君去了女孩的家。女孩生得十分清秀,有一双秋水盈盈的大眼睛,我对她一见钟情。女孩对我的印象似乎也不错,从陈君那里,我知道了她的名字——高延平。

我们开始约会了。我带她到我们厂里去,大家都说我找了一个美如天仙的女朋友。正是因为她不同寻常的美丽,一般人不敢追求,才使得她直到24岁还没正式谈过对象。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她认识的。

高延平不仅长得如出水芙蓉,还是个举止文雅、通情达理的女孩。面对这样一个

可心的姑娘,相比之下,我当时的条件就逊色多了。我出身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,兄妹6个,家境贫寒,这对于朴实的她来说倒没什么;我担心的是我的个子,我身高只有160厘米,从小就听惯了街坊邻居的奚落,我也为此自卑过。值得庆幸的是,高延平是个有思想、有追求的女孩,我要利用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来弥补不足,用笔来打动她。于是,约会几次后,我一口气给她写了3首情诗,表达对她的爱慕之情。

看了我写的情诗后,高延平十分感动和佩服,她把这几首情诗端端正正地抄在笔记本上,对我的好感日益加深。不久,她决定将我们的恋情向父母公开,并带我去见了她的父母。

1980年5月6日,早已到了晚婚年龄的我们各自向单位请了半天假,领了结婚证。我们没有条件买房,就把我的单身宿舍当了新房,为了方便上下班,延平还学会了骑自行车。

领结婚证那天,我想送一件礼物给延平,她说:“就买两个烤红薯吧!”就这样,我们俩站在路边,一人吃了一个烤红薯,庆祝我们新生活的开始。后来,我常常幸福地想:烤红薯虽然平常,但又香甜又热乎,不正象征着我们婚后温暖甜蜜的生活吗?

桑榆晚情

□见习记者 杨玉梅 文/图 通讯员 王尔德

扫大街『扫』出好身体

说起权立彦,洛龙区关林镇关林村的人都不陌生。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已坚持义务扫大街40多年,他的理由很简单:“我闲不住,就是爱劳动!”

扫大街40年

权立彦老人每天起得早,一般夏天5点、冬天6点就起床了。起床后,他先做好饭,然后出去跑步,跑完步回来就开始扫大街。刚开始,他只是扫自己家门口和女儿家门口的一点地方。扫完后,他觉得这样“不好看”,况且别的地方还是脏的,万一刮风,垃圾又被吹过来,岂不是白扫了?于是,再扫地的时候,他就把一条街都扫了。

现在,权立彦老人每天要扫两条街道,加起来有五六百米长。他说:“这几十年来,我搬过几次家,前后共扫过4条街。”时间长了,街坊邻居们心里过意不去,就带着水果、烟酒等来谢老人,老人不肯收,就硬送到老人家中。“其实我啥也不图,就是闲不住,刚好也能锻炼一下身体。这么多年扫下来,我耳不聋、眼不花,满口牙齿也只掉了两颗,平常光想吃脆的东西,也没有老年人身上常见的病,多好啊!”老人笑着说。

除了扫街,权立彦还义务打扫庙会会场。早些时候,关林每个月“逢三”有庙会,一个月有三次。每次庙会过后,会场上都要留下很多垃圾,权立彦就去清扫垃圾,一扫就是一个多钟头。现在庙会一个月增加到了六次,他就去扫六次。“没有专门的清洁员吗?”我们问。老人说:“有,但是我起床比较早,往往是他们开始扫的时候我已经扫完了。”扫完之后,他还会回家接点水洒一下地面,这样即使有风也不会尘土飞扬了。



平时老人爱下象棋。

村里的热心人

权立彦老人是个热心人,长年扫大街让他赢得了四邻的交口称赞。平时不管村里有什么事,他都会去帮忙,这也让他赢得了更多村民的心。老人是二级厨师,村里遇到“红白大事”,他都会前去帮忙掌勺。谁家有了纠纷或是婆媳不和,也会请老人前去评判是非。

村里成立了老年协会,权立彦老人还当了21年会长。在他当会长期间,冬天这里的煤火没灭过,夏天这里的茶水没断过。每到重阳节,他还组织老人们四处旅游散心。现在不当会长了,权立彦老人说,他整天除了扫地也没什么事可做,闲得发慌,就在屋后平整了一小块菜地,种了蒜苗、香菜、菠菜等。最近天气太干,他就隔几天挑点水浇浇菜。“我能挑动,挑水跟玩儿似的。”老人笑着说。

闲话茶馆

请善待老人

□王建文

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,我们身边不乏敬老爱老的典范,不过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尊敬老人的行为。

有一天下午,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,我乘长途汽车到N市出差。司机是一个个子不高、稍微发胖的中年人,他驾车行驶在连霍高速公路上,满脸都是不耐烦的神色。到N市郊区的一个站点时,一名老年乘客说要下车。司机板着脸,仿佛什么也没听到,汽车仍然在公路上狂奔。老人再三请求,司机头也不回,断然拒绝:“不行,这里不能停!”硬是又把车开出两公里远。

这时,乘客们都开始抗议了。司机来了一个急刹车,算是给大家一个“教训”,但车门仍然不开:“这车路上不停,到终点站才能下!”

一车人都被这个司机激怒了:“别的车到这里都可以停,你的车为什么不?”最后,司机终于把车门打开,让老人下车。老人在雨幕中往回赶,不知道多久才能到达他要去的地点。

到终点站后,乘客们下了车,仍在议论纷纷:“冲这司机的态度,就不应该坐他的车!”“对老年人这么不尊重,不知道他平时对自己的父母怎么样?”

这不是一般的宣泄,而是对不文明行为的不齿。

公共交通工具是文明的窗口,司乘人员应该做文明的使者,善待老人。要知道,善待老人就是善待自己的良心。

影像岁月

在零号界碑留个影

□王明山 文/图



在我国北部的中、俄、蒙三国交界处,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“三角地”,有一个零号界碑。这里距满洲里市50公里,由我军某部边防哨所守卫。

2005年8月中旬,我因事来到这里,有幸参观了零号界碑。照片中,那个高达3.5米、以不锈钢架支撑的是新界碑,看上去很壮观。1993年,新界碑代替了原来的木质三角界碑,而那个木质三角界碑是周恩来总理20世纪60年代初视察边防时所建的,在那之前,这里只有一堆杂石做标记。

当时,站在周总理曾站过的木质三角界碑上,放眼望去,我心潮澎湃、思绪万千。同行的人帮我拍照留念,于是就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,这次参观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